

灯下书

片羽

但是，我要永记蔷薇花

有关《诗歌报》的记忆

| 庞余亮 文 |

“……但是，我要永记蔷薇花。”

这是诗人杨键的诗。每个人心目都有一束蔷薇花。在我的心中，《诗歌报》就是一束有光有影有欢愉更有疼痛的蔷薇花。

在扬州上大学的时候，《诗歌报》已诞生，但我竟没有见过。可是，命运是如此奇怪，1985年去乡下教学之后，我反而在一个乡下诗友那遇见了温暖的慰藉了我寂寞生活的《诗歌报》！诗友不喜欢别人弄脏他的报纸，我只好到邮电所，冒着被人说我向胖姑娘求爱的危险，求那个负责订阅的骄傲的胖姑娘加订了一份《诗歌报》。

我的学校离邮电所仅仅一步之遥。半月刊的《诗歌报》要来的晚上，我会主动陪同邮电所的老师傅一起到轮船码头，陪他等那从县城过来的邮包。秋冬的时候容易有雾，轮船就来得很迟，有时到深夜，我也陪同老师傅等到深夜，和他一起用板车将重重的邮包运回去，剪开邮包的锡封，在一堆报纸中找到那份套红的鲁迅字体的《诗歌报》。那时的报纸上还有墨香啊，从第1版到第4版，每首诗都读一遍，激动而惆怅：我何时会在上面发表诗歌呢？

我的狂热投稿的地址里增加了一个：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9号《诗歌报》编辑。等待的时间并不长，1989年1月，第一首见于《诗歌报》，叫《话说秋收》。再后来，是一个组诗《纯洁的力量》，其中有一首《在玉米地的中央》，收入了安徽文艺出版社《1989年全国诗歌报刊集萃》，到现在，还在各大朗诵会出现。

但谁能想得到呢？仅仅过了一年，作为报纸的《诗歌报》停刊，同时被停的还有上海的《童话报》，这是我最为沮丧和绝望的一年，诗歌和童话，等于是我的两个翅膀。一项莫名其妙的决定，就把自卑的我两个好不容易长出来的翅膀刹掉了！

再后来，《童话报》彻底消失了，而《诗歌报》复活了，变成了小

开本。再后来，上大开本，虽然变成了刊物，但满满一本刊物的诗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氧气。比如上面董继平翻译的外国诗，叶橹先生和洪迪先生的理论，沈天鸿的诗歌讲座，等等。

《诗歌报》给了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很多小事，很多大事，有几件特别的事必须要说出来的。第一是《诗歌报》开设了一个写现实题材的“大屏幕投影”专栏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栏目，常常作为头条。我先后在这个栏目发表过三个长诗。长诗《祭：不悔》，这是写给逝世的陕西作家邹志安的长诗。长诗《违法的庄稼》，这是写乡干部违法拆迁的。长诗《献诗献给将去新加坡的王》，这是写给走出中国的优秀羽毛球运动员赵剑华的。这三首诗虽然和现实贴得近，粗糙，但有温度，有激情，更有赤胆忠心般的热爱。第二件事是我的《诗人给玉儿的一封信》获得了诗歌报爱情诗大赛奖，那个春天，我去杭州领奖。我记得住的地方靠近生产龙井茶的梅家坞，至今还记得茶农们炒茶的芳香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我认识了当时的主编乔延凤老师，还有同时获奖的谷禾、刘洁岷、扶桑、沈杰、老枪，以及杭州的诗人梁晓明。第三件事我成了《诗歌报月刊》封二诗人。很多朋友都还记得这张照片。要知道，这张照片是我特地到县城报社拍的照片。上面有自撰格言一栏目。我写下了这句话：一阵风吹来，我晃了晃，然后站住——为什么我不能坚持住自己呢？

但是！又有谁能想得到呢？1998年，我应邀参加了在江苏盐城举行的《诗歌报月刊》第三届“金秋诗会”。这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诗会啊。庞培，雷平阳，谷禾，安琪，岩鹰，梁晓明，杨然，鲁西西，孙昕晨，姜桦……我给这期“金秋诗会”的作业是组诗《命定》，随笔《一米以下的灌木丛》，还有这次诗会的侧记《为了生命中的一部分》。

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？就是因为刊登了这次诗会专号的《诗

歌报》是终刊号，也叫珍藏号，这是1999年第2期，没有面世，但是，乔延凤老师还是寄了我一本。

这本有我们照片的，有我们诗歌的，有我们生命的刊物，就这样被珍藏着。第二年，我离开了教了15年的那所学校。再接着，我又搬了好几次家，但这本《诗歌报珍藏号》我一直留着，直到今年6月，北京汉诗馆的世中人到我这个小城采访我，我谈起了这个“金秋诗会”，他说他知道。我说我有一本刊登这次诗会的《诗歌报》，他说他知道这本刊物当时仅仅流出来100本左右。因为世中人是做汉诗收藏的，我说我会送给你，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在我如小山的书房里找到这本杂志（很多时候，我要用一本书，宁可再上网买一本，也不去找书的。找书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）。世中人说他会等着。

从7月到8月，两个月过去了，我一直没有下决心找这本杂志。过去20年了，我有信心翻得到这20年的时光吗？但我总觉得对不起世中人兄弟，对不起20年前的那个秋天，对不起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岁月的受苦受难的《诗歌报》，于是，我在中秋节的那天，钻进了我一直不敢进去的书房，像一只土拨鼠开始艰难地“掘土”。从上午到下午，我仅仅穿了一条短裤，在书房里找啊找，找到了许多民间诗报，还找到了许多发表过我作品的刊物，但是，就是找不到那本刊物。再后来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浓茶，喝完之后，我想起了我存放诗稿的地方，说不定就在那里呢？

果然，它就在存放诗稿的地方等着我呢。

我翻开这本依旧很新的杂志，封三有一张全体诗人的合影，那也是一个秋天的黄昏啊，我认出了排在第一个的诗人梁晓明，他手里拿着一把被夕光照亮的芦花。20年了，它已是一束必须永记的蔷薇花！

美芹

| 乔延凤 文 |

南宋辛弃疾《美芹十论》，论的是国策。

乡下人喜爱芹菜，千里迢迢送到京城，献给皇帝吃，心之诚，苍天可鉴。这就是辛弃疾策论名的由来，自比是那个乡下人。其实皇帝老儿吃惯了山珍海味，何曾把芹菜看重？

我家乡苏南句容一带，当家菜之一，就是蒲芹。栽在菜园，一般一畦蒲芹，一畦韭菜，常年轮茬割着吃。每次去割，都带一小簸箕稻草灰，将它们从离根一小截处割下，随手用稻草灰将刀口盖起来，保护了刀口，又给蒲芹施了肥。

小时候最爱吃它，后来我随父亲来到南京栖霞山，吃的芹叫香芹，也叫药芹，有药香，不是蒲芹的那种清香，味道重多了，但吃起来筋道。后来渐渐也就习惯吃香芹了。

栖霞山靠长江边，小贩常贩水芹来卖。水芹细长，柔软，秆儿白色，味道和蒲芹、药芹都不一样，做菜很起鲜，我很喜欢吃水芹。用水芹炒肉丝，真是美味。上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后，在江南劳动锻炼时，常常出差到镇江、扬州、丹阳一带，住在县、市招待所，那一带水芹很多，秋冬季节，几乎每天的中午、晚上，都能吃到水芹炒肉丝。

说到芹菜，还有一种不能少了，就是野芹菜。

野芹菜春天来临的时候，稻田、水渠、水沟边，常见它的身影。其营养成分比家芹都要高，富含矿物质。野芹瘦小，暗绿，叶尖，不过吃起来，味道很特别，是“野”的味道，家菜吃不到的。

到合肥工作后，一到春天，我就喜欢到野外去寻野芹。

稻香楼、雨花塘、大蜀山一带，都能找到。

随着城市化，一些塘埂、田埂、水沟后来被平整了，变成草坪、绿地了，久而久之，野芹也就绝迹。

采野芹，有季节性，春天采，鲜嫩，清香，绿莹莹的；夏天，它就长老了，不能吃了。

还要说一说现在市场上充斥着洋芹菜。它秆儿粗壮，味道远不如上面所说的各种芹菜。那么大的梗帮子，要剖上好几刀；吃时，一咬，水不拉几的，没什么味道。已经失去了吃芹菜的那种嚼劲了。我想，这种洋芹，乡下人也不会喜爱。美芹，还轮不到美它。

它们都称芹菜，总有相通之处罢？共通之处应该是，皆为草本茎叶类菜，形状大体一样。只是味道浓淡、嚼劲大小、入口感觉，各有差异。

辛弃疾，北方济南人，后入南宋，在镇江、扬州一带生活过不少日子，对南方水芹的味道，一定熟悉。但我想，他《美芹十论》说的芹，不是水芹，而是香芹，即药芹，它遍布北方；济南的药芹，比我们这里还要长得好。沙土质，秋天的时候，菜农会用土将芹的根干部壅起来，有时壅几次，根干壅得很深，上面只露出一点儿菜叶，起菜的时候，要先将壅土挖开，起出来的芹菜秆白、细长，样子漂亮多了。

我小时候吃蒲芹，至今难忘；后来的水芹、野芹，也令我回味无穷。

香芹同样也不错。

只有洋芹，味道离它们远多了，是不是基因发生了变化？也不清楚。

牧羊图

插画
马叙